

沉石◎著

女人四十

中国第一部女性实验心理长篇小说



華藝出版社
HUA YI PUBLISHING HOUSE

· 长篇小说 ·

女人四十

沉石 著

 華藝出版社
HUA YI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人四十/沉石著. —2 版. —北京: 华艺出版社,
2006. 12
ISBN 978-7-80142-808-0

I. 女... II. 沉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43238 号

女人四十

责任编辑: 薇薇 大方

出版发行: 华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

电 话: 010-82885151

邮政编码: 100083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顺义兴华印刷厂

开 本: 1/32

字 数: 315 千字

印 张: 12.125

版 次: 2007 年 7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142-808-0/I·379

定 价: 25.00 元



华艺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华艺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女人的泪落在伤心时是透明的
女人的泪为爱而落是心痛深处
把泪串成珍珠戴在脖子上
把泪装订一本书珍藏在心里

——题记

目 录

引子	1
第一章	10
第二章	34
第三章	70
第四章	111
第五章	153
第六章	193
第七章	220
第八章	260
第九章	287
第十章	315
第十一章	337
尾声	377
后记	379

引 子

梅子病了。

那天车安排好了，可怎么也找不到董事长梅子。

梅子独自艰难地爬上了枫林山，她想看看这座她经营多年的枫林度假村。

山变青了，湖水变青了，度假村周围的一切都变青了。

梅子趴在草地上，她闭上眼睛闻到了一股青青的草的芬芳。许久，许久，她不愿睁开眼睛，这里留下她的梦，这里遗落她的情和爱，这里也写着她痛苦的历史……

梅子用手捂住了眼睛，当她透过十指的缝间睁开眼睛时，满面流淌的泪，却下意识地使她尝到了一丝丝甘甜。她感慨枫林飘洒的浓雾，淡化了她泪中包含的苦涩……

梅子从来没有当着手下的员工落过泪。困难再多，压力再大，甚至整个工地热火朝天施工的时候，突然资金断了，梅子都没有眨过眼，指挥着施工大军就像过长江解放南京一样，没有丝毫含糊过。

然而，今天梅子哭了，她哭得很伤心，哭得很委屈，还是为了自己的事。

枫林度假村她给卖了，稀里糊涂在半醒中给卖了，而且买主竟然又是她想躲开却又躲不开的香港老板江国庆。

梅子隐隐约约地听到了有人在笑，笑得还很得意，而且是在枫林山的最高处。

梅子从高处走到了低处的草坪，她的头上和脸上一片湿湿漉



漉，真的分不出哪是泪珠哪是雾珠。就是这伪装的泪水，浸透了她那颗心，而且很深很深……

梅子病了。

她是怎么走进医院的，不知道。又是怎么进行全面检查的，她似乎并不在意。可大医院有名的医生没有查出她有什么病来。

“太累！真的是太累！”医生小声对梅子的丈夫佟铁心说。

佟铁心急了：“可她一天天在消瘦！我担心……”

“我理解你的心情，可所有的都检查过了，没有癌症……”

“这就怪了！”

“难道你还怀疑……”

“不！不！我不是那个意思！”佟铁心乱得很。

梅子才过40的人，一天天消瘦，加上皮肤晒得黑，又不去修饰，看上去像50的小婆婆。梅子心情本来不好，从医院出来，站在自家门前，犹豫了好久，都不想掏钥匙，她真的不想回家，压抑的泪水常使她陷入一种迷糊和莫名其妙的痛苦之中。

佟铁心总是给她煲汤，还小心翼翼地说：“你这样下去怎么得了！你这是得的什么病哟？”

梅子脾气坏极了，把碗使劲一放，瞪着眼睛：“我没病！你出去！别在我眼前晃！”

佟铁心暗暗叫苦：明明是有病嘛，发的哪门子无名火哟！

佟铁心还在没完没了地联系医院，托熟人找医生。

梅子汤喝不下去，甚至连水都不想喝。

她一人呆在家里，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拿着摇控器，不停地变着频道，没有一个台让她想看，最后她竟然把目光盯到了教育台的几何函数上。

$a+b+2ab$ ……

梅子听着听着，脑子里涌满了一堆数学符号，她似乎又被什么刺激了，“啪”地一下把电视给关了，并自言自语地：“江总，你的

每项指数，不是我给你精心计算的？抛物线的上扬，只有我心里明白，泡沫！沾满狡猾的泡沫！”

梅子不说了。她久久地望着吊顶上的灯发愣。她眼睛都不眨一下，潜意识的活动画面，仿佛从并不遥远的记忆隧道中迎面冲来，她在强烈地接受或者被动地接受一种心灵的打击。

究竟过去了多长时间，究竟有多少心底的人物和事件在交织纠缠，甚至发生战争，她没精力承受了。

终于，梅子抱着头尖叫着，痛苦地拍打着：“头疼！头疼！”

梅子翻出了去痛片，含着欲滴不能的那颗心酸的泪，吃下药片。她只想迷糊，不想去寻找隧道里的记忆。

然而，头疼是挡不住的，药片解决不了她的阵痛……

佟铁心看不下去了，他认定梅子患上了病，一种不被医生发现或无法诊断的病。他不能忍心梅子这样下去。梅子消瘦得变成了另一个人，一个让他都难以辨认的人。

佟铁心说：“梅子，我托人找到了一个最好的主任医生，我带你去省里的光明医院……”

梅子脸色骤变，像电触击了神经，头顿时大了起来，脱口骂道：“你是成心叫我死呀！光明医院！光明医院！我永远不想去的鬼地方！”

佟铁心迷糊地眨着眼睛，争辩道：“光明医院怎么啦？是省最好的医院呀！”

“混蛋！我妈死在哪里？我爸死在哪里？都是那讨厌的光明医院！”梅子说着哭起来，指着佟铁心的鼻子，“你要再说一个光明医院，我就跟你离婚！”

佟铁心不敢再吭声了，离婚这个词，梅子不止一次说过。佟铁心太清楚自己的夫人了。在公司，梅子是董事长，而他只不过是一个分公司的经理，在事业上，他永远听她领导。没办法的事，佟铁心不能去细想，如果不是梅子，他只能在国营企业的厂子里当工

人，而且下岗还不知道干什么呢。

佟铁心真的忽视了这个光明医院，梅子的父母去世3年了，他没有留心。如今他千方百计托人找到一位专家，可好事没办成，又让梅子骂了一通，还勾起了梅子心中的伤痛。

梅子止不住地哭，她都说不清为什么哭，是委屈？是失败？是痛恨？还是失恋？她内心装满了这些疑惑的问号，但她还是控制不住地哭。

梅子的眼睛哭得红肿，眼圈黑沉沉地陷了下去，额骨瘦得格外分明，下巴尖尖地包着一层皮。梅子洗完脸，无意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，她竟然看着脸吓哭了，泪水似乎流不出来了。

梅子想恢复健康，更想恢复往日女人的那种充满朝气的风采。她吃遍了人参汤、燕窝、冬虫夏草、鳖精，没有一丝恢复见好的迹象。

她不想见人，更不想和任何人说话，电话线不知什么时候拔的，那天电话铃声把她吵醒，她气极了，一把将电话线扯断了。

电话不响了，梅子再也睡不着了。她望着空荡荡的房间，仿佛每件物品都在晃动。床在摇，头顶上的灯在晃，她愈发闭目养神，却愈加眩晕。

这是怎么啦？我这是什么病魔缠身呀？梅子害怕了，她想放松自己，她想忘却自己。

她悄悄地把过去的照片还有一本日记收拾起来，用一块发黄的纱巾包了起来，把这一切都锁进一个柜子里。

佟铁心在外屋的门缝里看在眼里，梅子那微妙的一举一动，令佟铁心联想后怕。梅子像是在做着什么交待，像是带着伤感告别什么……

佟铁心一下想到了梅子唯一的亲人，她的妹妹梅川。佟铁心决定把梅子的情况告诉梅川，还有梅子那些可怕的前兆。

佟铁心转身快步下楼，开着车朝梅川的家驶去。



“你……你姐像是要……”佟铁心喘着气说。

梅川紧张地：“我姐怎么啦？”

“她病了，她肯定知道自己得的是不治之症……她在……”

“她怎么啦？”梅川打断道，“你快说呀？”

“她……她想自杀。”

梅川惊恐地：“快！快扶我上车！”

梅川患有小儿麻痹，仅仅比姐姐梅子小两岁，也步入 40 的人，她离不开拐杖。平时在干休所收发室干一份轻松的工作，回到家她哪里都不愿出去，伺候好自己的丈夫也就心满意足了，从来不过问姐姐梅子的任何事情。梅川能生活下来，靠的就是梅子，没有梅子，也就没有她梅川的今天。梅川心里最清楚。

佟铁心把梅川小心地扶进车里。

梅川突然想起来，对佟铁心说：“王雅萍知道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赶快给王雅萍打电话，她是我姐最要好的朋友。”

佟铁心边开着车边拨通手机：“王雅萍，梅子病了，你快过来一趟！哎呀，别问了，你不去，她会出事的！”

王雅萍也是位 40 多岁的女人，虽说事业发展顺利，但对人生有着苦涩的感受。对什么事都应对有余。梅子离不开王雅萍。她俩好得像一个人。梅子在王雅萍面前能赤裸裸地暴露自己的一切，乃至心灵深处。王雅萍总是默默听着，但她心里非常清楚梅子的一切。

佟铁心从来没有像这般急着求救于王雅萍。他心里乱糟糟的，车子开得飞快，险些闯红灯，一个急刹车，竟把后坐的梅川扑了个趔趄，幸亏梅川双手扶着座椅。

梅川没说什么，也不想此刻和佟铁心多说一个字，她心里揣摩着种种推测，梅子到底为哪般心事走向如此的田地。她的心乱极了，思绪像乱麻缠绕着。

然而，梅子把一切收拾完后，倒了一杯子纯净水放在床上，她本想喝口水睡上一觉，可头疼又上来了，像涨潮一样不可阻挡地朝她袭来，她无法躲避，也无法战胜。

“该死的头疼！”梅子用双手捶打着两边的太阳穴，那种难以形容的精神痛苦，梅子心有余悸，她不想使自己在痛苦中清醒，更不想在清醒中痛苦读秒。

梅子想到了安眠药。前两次，她服下一两片都不管用，让她在半迷糊中愈加不能自拔，恶梦连着恶梦，醒来时竟在午时。

梅子从瓶里倒在手心里一把安眠药，她想数数再吃，可看着看着头在眩晕，一粒泪珠挡了她的视线，看上去是那样不清晰。

梅子干脆把手里的药片往嘴里一塞，端起水杯一口气把水喝得精光。

梅子躺下了，她习惯地用心默默地数着数。这回她数着数着进入了黑沉沉的世界。从不打呼噜的梅子在急促的呼噜中，呼吸开始出现断层，渐渐地听不到呼吸声了……

梅子是怎样醒来的，她自己完全记不清，只觉得在一阵阵恶心中，她吐出了一团团的迷糊，还有痛苦的呻吟。

在黑沉沉的隧道里，梅子脑子还清醒，她痛苦而强烈地睁开眼睛，但酸疼的眼皮怎么也启动不了。她隐隐约约听到不知来自何方的对话。

“多亏抢救及时，否则就不行了。”

“洗过胃就没事了。”

“她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？你们一定要做好她的思想工作……”

在白色的银光灯过后，梅子的头开始疼。她的床头吊满了瓶子，有葡萄糖，有盐水，有消炎的，也有镇定的，总之，梅子感到一滴滴晶亮的液体，仿佛带着白色的梦幻流进她的身体。

她微闭的睫毛，闪着泪珠。她感到了身边有梅川的哭泣，有佟铁心的叹息，还有王雅萍的劝说。



“梅子的心，我了解，她一定是无意中服多了安眠药。”

“我想，梅子没有什么大病，心病使她不能自拔。”

“放心吧，我来解决她的心病。”

梅子醒过来的时候，梅川扑在她的身上哭了。

梅子脸色很白，多少天来，头一次露出了一丝不被人发现的笑容。她说出的话，只有她自己听得见：“我只不过在黑暗中走了一圈，我不是又回来了吗！”

梅川哭得更厉害了。

梅子用手抚摸着梅川的头发，动情地说：“别哭了！我不会丢下你。我只是多吃了几片而已……”

梅川不哭了，她擦着泪眼，从模糊中体味到了姐姐的甘苦和无法掩饰的无奈。

梅川本想说点什么，但梅子又头疼起来。

“我来给她揉揉！”王雅萍说着，双手的大拇指轻轻地在梅子的头上揉着。

梅子说她在感受压力，又像在痛苦失眠中期待黎明后的日出。

王雅萍听着梅子的絮语，可见这心伤害得够深的。

梅子从头疼中清醒，身边只有王雅萍。

“我这是怎么啦？”梅子问。

王雅萍说：“你心病太重！”

梅子说：“我都支持不住了，一天天瘦下去，我也许真的想到了死……”

王雅萍说：“就在你还迷糊的时候，你女儿佟欣找不到你，她哭了，电话打到了我的手机上。”

梅子的眼睛分明亮了：“你可千万别告诉她！”

王雅萍并没有安慰她，只是站起来望着窗外飘洒的细雨，感叹道：“梅子，你从一个不值得你留恋的男人身上解脱出来不行吗？”

梅子看着王雅萍，用怀疑的目光盯着，半晌才说：“我试图用

恨来忘却，可无名般地让我失眠……”

“过去的事情就让它消失。”王雅萍说得很平淡，“你不该折磨自己！”

梅子急了，脖子上的青筋强烈地暴露着：“我想折磨自己吗？是江国庆那一次又一次的招数，都在算计我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又一次次上他的当？”

“那不叫上当！”梅子大声嚷道，“我知道他要干什么，我真的想离开他的公司，离开了，可又被他套住了！我自己干，没料到几经周折，我的枫林度假村，最后还是让他算计了，从我手中买断了。这，能怪我吗？天意！不是天意才怪呢！”

终于，王雅萍说话了，她走到梅子的身边认真地说：“你现在这种状况，怕是什么药也治不了你的病。而且，你这样长期下去，肯定要倒下去……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梅子心急地：“我失眠不止，头疼起来，都无法控制，我怕真的会得大病……”

王雅萍从梅子眼神中看到了女人那种脆弱而迷惘的天性，这使王雅萍心里泛起一阵女人同情和复杂的波浪，她从梅子歇斯底里的情绪中和那含泪的乞求声中，体会到了40岁女人那不灭的情火，这又令王雅萍有所感叹。

“梅子，你这病会愈积愈重的，吃药难以解决问题。我想，你完全可以无所顾忌地，把心中的阵痛吐之为快。”

梅子没有说什么，但她微微翘起而不露声色的嘴角预示着，她的那颗受伤的心是多么沉重。

“我想，你不妨试试。积淀的痛苦一旦发泄出来，将会带给你一个轻松的自我，莫名其妙的病也许会跑掉！”王雅萍说。

在一种不经意之中，梅子点了点头。她这时，才向王雅萍要了一杯水，没抬头就喝光了。

当她抹着沾有水珠的嘴，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时，王雅萍已经

从梅子的身上触及到了一种渴望，一种对水的渴望。

“你心底的火太旺！”王雅萍小声说。

“我跟你说说他的故事好吗？”

王雅萍笑了，笑得很尴尬：“你已经向我说起过他的故事，而且不止一次……”

梅子没有丝毫意识到，赶紧说：“他对别的女人也很鬼，老婆不在身边，可他会像打牌一样，处理牌与牌之间的关系，妙极了……”

王雅萍不想听，她只要再问一句，梅子便像开闸似的，无边无际地讲她的故事。

王雅萍害怕她收不住，同时王雅萍也没有那闲心听一段段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故事。王雅萍心里有她自己的想法。

于是，王雅萍巧妙地拒绝道：“你的故事还是留在心里吧！”

梅子不说了，在一旁沉默着。

那一刻，梅子变得十分纯净，那双眼睛虽说陷进去了，但强烈的目光仿佛从经历磨难的深处射出，带着从来没有过的一丝亮光。

梅子想着想着又抹起了泪。

“你要哭就哭个够！”王雅萍把一叠纸巾递给梅子说，“别着急，你想哭就哭个够吧！”

梅子擦着泪，开始寻找她的故事……

王雅萍喝着茶眯起了她那双思索的眼睛。

茶香还在杯子里回荡。

品味着，王雅萍不由地慢慢咂着嘴……



第一章

1

雨水像用筛子摇晃过，飘洒得是那样细，毛毛雨丝滋润在梅子的头上，特别在绿色的芭蕉林中，她显得格外冷静。

梅子的心却不平静，她从单位下班后，沿着不规则的马路，在雨中走着。虽说目前单位还算不错，是一所从事教育的外国语学院，但梅子似乎没有新鲜感，为什么，她说不清楚。

她走到了家门口，又看到了那幢狭窄而充满单调的家。雨珠从她的秀发上轻盈地往下滴，梅子的嘴角似乎尝到了一丝咸味，她才意识到泪也渗和着雨水流进了嘴里。

梅子在掏钥匙开门的那一瞬间，心底涌起一股委屈的酸楚，久久地，她把手收了回来。这个小家原本的温馨，还有那一颗梦珠，也不知什么时候在不满足中淡灭了。

梅子犹豫着，她不想打开那扇门，慢慢地转过身来，走进了那飘洒不尽的梅雨之中……

一双手扶着了梅子，还有一把粉红色的雨伞。

“回家吧！”佟铁心说。

梅子莫名其妙地喊了一声：“把伞拿开！我讨厌雨伞！”

佟铁心还不明白，丝毫揣摩不了梅子的心，还坚持道：“淋湿了，会感冒的！”

“我就想淋湿淋透，那样痛快！”



佟铁心只好把伞移开，自己打着，跟在梅子的身边，总觉得不和谐，一个女人淋着，一个男人遮着。

梅子不说话，头发和眉毛上滴着细细的雨珠。

“孩子送到姥姥家了。饭，我也做好了……”佟铁心小声说，说话间把伞再移到梅子头上。

梅子头不抬，说出的话在雨中带着潮湿：“你为什么不上班？”

“我……我们单位……”

“下岗了不是？”梅子终于扭过头来，“你把伞拿开！”

佟铁心再次把伞移开，独自撑着。

“那你就在家里给我当保姆？”梅子的问话带着一股火气。

佟铁心说：“我们那个厂是生产拖拉机配件的。因为是国营的，坚持了很多年，实在没办法了，现在农村到处都是汽车，哪里还有拖拉机呀！”

“那你怎么办？”梅子不冷不热。

佟铁心撑着伞，跟着雨中的梅子走着，半晌没说话。

突然，梅子停住脚步，用手抹了下满脸的雨水，讽刺道：“你打着伞，我在雨中，你有何感想？难道一个打伞的人要向淋在雨中的人讨教雨伞的销路吗？”

佟铁心仍在那里僵着：“我给你，你不用嘛！”

梅子真的急了：“你就不能丢下手中的保护伞，淋一淋？”

佟铁心站在那里，仍举着伞，似乎没有明白梅子的话。

梅子心里又气又委屈，一板一眼地说：“我早就说过，国营企业不保险，没有铁饭碗，你却抱着不放，现在吃苦头了吧？”

“我以为有工资发就行了，这比干个体或集体保险些……”佟铁心右手举着伞小心地说。

梅子站在雨中，飘洒的雨点浇打在她的脸上，仿佛是她感叹的泪水。

透过迷纱般的雨帘，梅子看到身边那把伞变成了粉红色，朦胧



中宛如一片飘舞的红色纱巾，把一个没有血性的男人缠住了，并且还在无休止地缠住了。然而，一阵风拂过，把佟铁心吹得站不住了，他坚定而牢固地双手握住了伞。

梅子的头大了，眼前一片眩晕，她再也控制不住隐藏在心里的怒火，冲着佟铁心大嚷起来：“你为什么不能扔下那把伞？”

佟铁心还在争辩：“这可是把新伞呀！20多块钱买的……”

梅子走过去，一把夺过那把伞，朝身后的一片芭蕉林扔了过去。

佟铁心说：“你疯了！那把伞碍你什么事？”

“碍你的事！”梅子说。

雨无休止地下着，淋得佟铁心有些睁不开眼睛，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透过雨丝他看到了那把粉红色的伞在绿色的芭蕉叶上滚动……

梅子也看见了，她的心情忽然开朗起来。望着飘动的红伞，她仿佛听到原野上音符在喧唱，还闪动着一行行翻动的绿色诗句。

“噢！噢！噢！”梅子高兴地大声朝飘动的那把粉红色的伞欢呼着。

此时的佟铁心面对充满怪异而冲动的梅子，他渐渐感触到了什么。

伞没了，他自己头一次站在雨水中，头发湿淋淋的，浑身湿透了，那是一种他从来没有的体验。

伞没了，佟铁心没有落泪，从头发欲滴的雨珠已经掩饰了他的表情，他望着身边疯子般的梅子，一下子变得冷静了，他从梅子身上寻找到了—种做人的意境，—种男人必须具备的意境。

佟铁心想走过去说点什么，但似乎又没有勇气。

梅子转身跑了过来，她的性格就是这样，快乐的时候，无所顾忌；痛苦的时候，同样展示在脸上，她就是这么一个女人。

“佟铁心，你扔掉那把伞的感觉是什么？”梅子大声问。

